

●卡丘主义书库

☆★北京

中关村情感与商战

为什么女人愿意成为婚姻外的野花

《野花为谁开》

为什么男人喜欢变成野花的女人

情感的痛苦与欢愉，商场的无聊与搞笑

野花为谁开

周瑟瑟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野花为谁开

周瑟瑟 著

I247.5
ZSS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花为谁开 / 周瑟瑟著; -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6.1

ISBN 7-5634-2172-6

I. 野… II. 周… III. 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野 花 为 谁 开

作者: 周瑟瑟

责任编辑: 崔洪涛

出版发行: 延边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邮编: 133002

网址: <http://www.eabook.com>(东亚书城)

E-mail: eabook@eabook.com eabook@hotmail.com

热线电话: 0433-2965690 传真: 0433-2732434

印刷: 北京市通州丽源印刷厂

开本: 700mm × 1010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10.5千字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5634-2172-6/I · 305

定价: 24.80元

野花为谁开——为爱

丁香玉对胡春的独白：

“你怎么这样？胡老板，您老人家可不清白啊！难道你非得逼我说真话吗？好，我说我说，我丁香玉这十年跟着你当性工具使，已经够对得起你了，你做爱技巧那样差，我还没嫌弃你。你这样穷根刨底的，不掘地三尺死不罢休，你想想你有没有男人的风度，还在外企做什么鸟副总，太小气了吧？你能说你没有搞过别的野女人吗？你们这些所谓社会精英，其实都是垃圾男人，天天是歌厅小姐桑拿按摩，对老婆你真正有兴趣吗？你敢说你对老婆是真诚的吗？天涯网上有个叫‘不眠飞行物’的网友对你就提出了质疑：男人可以到处玩女人，而就不许女人红杏出墙，这是对还是错？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以才会有木子美小姐玩弄你们男人，把你们这些男人的丑态在网上公布，把你们的胆都吓破了。我哪天有机会说不定就拜木子美为师，向她学习，学习如何玩弄你们男人，那就让我先玩玩你吧，可惜你被我玩厌了，我对你早就没有兴趣了，只是不想让你伤心罢了。如果不把这层纸捅破，咱们相互给个面子，彼此彼此，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不要像个纯情小青年把对方监督得动弹不得，不就皆大欢喜了吗？我发现你有时候聪明过头了，为什么非得把一个橡胶安全套从抽水马桶里捞起来，还要放在餐桌上，你老大也不小了，还是一个鸟副总，怎么在对待老婆的问题上冒傻气呢？你不要以为你是男人就可以一味地要求女人按照你定的游戏规则来生活，你有没有想过我要不要玩玩面首，也享受享受男妓的滋味？你们男人就是自私的象征，男人就是自私的代名词，你们每天都在标榜自己多么高尚，你们在玩鸡的时候都是高尚的，而我们女人哪怕是出于内心的爱与自己喜欢的异性上一次床，就认为是大逆不道。其实几千年来，中国的男人一直就没有自信过，不允许老婆玩男人，

而开，为婚姻而败

只许自己三妻四妾的尽情乱搞，你以为你是皇帝那种操蛋男人呀？你们还成何体统？你看看你这个病态的样子，真的没有任何男人的风度啊老公，你不要以为我平时温顺可人，其实我内心有无数的想法，我想与唐僧先生上床做一次爱，我想与蔡国庆接吻，我想与清贫的教授调情，我想与华罗庚式的科学家偷情，这些想法你关心过没有？这十年的做爱活动你有没有帮我来过高潮？都是我自个儿自足才达到高潮，你不要以为我平时做爱有多快乐，那都是我装出来的，我的叫声不是快活的叫声，那是痛苦的叫声，你蒙在鼓里了吧？每次你在我身上享受，我都在痛苦地数数，痛苦地叫。胡春，我亲爱的老公，我今天给你说这么多，本不忍心，这是你逼我说的，对你我还是有些尊敬，有些惧怕的，可你不让我扮演美好的角色，非得把我的形象搞坏。当然，我今天说了真话，这是对你做老公的最好的尊重，真实的丁香玉就在你眼前，好了，你现在终于看清了她的真实面目了，她就是一个这样的女人，她不再那样纯情，她不再是你一个人的老婆了，她不再是当年跟在你屁股后叫你哥呀哥的小女孩了，她变了，变得面目狰狞了，变得比潘金莲还要潘金莲了，她是北京木某某，她是某某宝贝了，她不知廉耻了，好了，你要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好了，你想抽我几个耳光？还是把我从楼上扔下去？你想把我钉死在贞洁牌坊上，还是淹死在抽水马桶里？你也可以把我送上海法院，告我是个淫妇荡妇践踏社会主义的婚姻道德，当然，你可以忘记我刚才说的所有话，就当没听过，现在就过来吻我，叫我亲爱的老婆，与我呻吟唧唧地做爱，我还会配合你叫床的，但请求你把我的那件私事一笔勾销，不再追问那只讨厌的安全套了，你明白吗？老公大人！”

胡春对丁香玉的独白：

我想说点什么，但我的咽喉好象要冒烟，我的嘴蠕动了几下，但没有发出声音。是的，我是想说，老婆，你说得真好，你真是个伟大的邪恶的女人，我要向你跪下，向你忏悔，向你哭诉我肮脏的思想，是的，我玩了100个以上的女人，其中80个都是被我的甜言蜜语欺骗上床的，只有20个是心甘情愿的，就像你心甘情愿让别的男人搞一样。我是个采花大盗，我是个披着社会精英的羊皮的狼，我见了良家少女良家少妇就想使坏，我没心没肺，我自私我很坏，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我我虚伪我我我恶心，我自己抽我自己的耳光。我自己都搞不清我为什么被一只小小的避孕套套住了，不就是一只橡胶袋子吗？值得为它去疯狂送死吗？如果真的撞断了我的宝贝阳具，那下半辈子拿什么工具为

你效力，难道永远用手指吗？我只配做一个太监吗？我要心甘情愿让我的老婆与别的男人搞吗？丁香玉，你是要我这样吗？我看到你偷情成功还要向你表示祝贺吗？我在抽水马桶里看到别人用过的避孕套，就应该若无其事地把它与屎尿一起冲走，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吗？是的，什么也没发生，因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有时太聪明有时又太蠢了，何必把那层纸捅破呢？丁香玉，你不愧是我胡春的老婆，你说出的都是真理，你说出的都击中了我的肋骨，让我站都站不起来了。我真是一个失败的男人，我是个废物，我不能让你达到高潮，还要麻烦你自己动手，我还喜欢你在我的压迫下发出呻吟，你一直在装模作样，你一直在演戏，其实我早就发现了你在演戏，但我没有勇气戳穿你那装得逼真的快乐。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相互欺骗而又不说出真相吗？我想是的，因为说出来后就没有快乐了。十年，十年了，你不偷情那才怪呢！你还没到更年期，你还有强烈的性欲，你需要你自己的情人，与我无关的情人，哪怕只是一个性伙伴也行，因为我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当然，我至今并不知道你的要求，我也从来没有去关心过你的要求。你说你要与唐僧先生做爱，这我不反对，这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所有妖精没有谁不想与唐僧做爱。唐僧是个经典男人，他心地纯洁，心怀大志，目标远大，无性无欲，见了你会说阿弥陀佛，你如果跟他提出上床玩一玩的邀请，他会说罪过罪过，礼貌地拒绝你。老丁呀老丁，我没有想到你还有这么多大胆的想法，我我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想法……

野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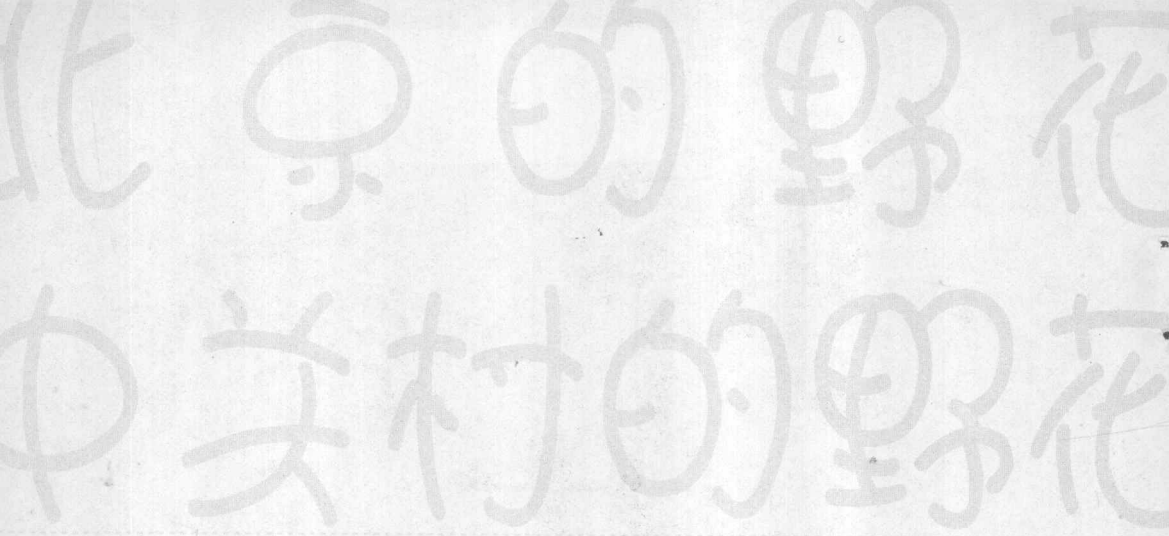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 又为谁败
静静的等待 是否呢有人采摘
我就像那花一样 在等他到来
拍拍我的肩 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摇摇摆摆的花呀 她也需要你的抚慰
别让她在等待中老去枯萎

我想问问他知道吗 我的心怀
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
我要为你改变多少 才能让你留下来
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 你就没有看出来

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心怀
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
如果这欲望它真的存在 你就别再等待
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忍耐

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呀 经常出现在夜里
我无法抗拒 我无法将你挥去



女人为什么愿意成为婚姻外的美丽野花？

男人为什么只喜欢那些愿意成为野花的女人？

本书要颠覆的正是过去的那些可怜的情爱模式！





2003年4月4日夜，我和燕子在三里屯“男孩女孩”酒吧喝得烂醉，在一个猫王一样忧伤沙哑的红发男孩的歌声中，我扶燕子进了吧台旁的洗手间。“老胡，我要尿尿，我要飞……”我把洗手间的门反锁上，帮燕子解开皮带，她蹲下尿尿，我靠着门抽烟。

燕子的老公肥头大耳，说话时鼻孔朝天，还总喜欢歪着脖子，偏着脑袋，斜视着你，牛皮哄哄的，所以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呆头鹅”。他比我们高一年级，我们入校那一年，噢！那是88年来着，呆头鹅混上了学生会主席的位子。在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面前，他恨不得说自己就是校长的代言人，就是校长，“你们要记住，不许在我眼皮底下谈恋爱！”“你们要老老实实读书！”而他自己利用学生会主席的光环，在校园内外大肆进行恋爱活动，欺骗那些敬仰小权威、爱慕虚荣的女生。燕子就是那时被呆头鹅搞上的。

在“男孩女孩”酒吧的洗手间里，两个被酒精麻醉的人形状古怪地抱在一起，女孩的裤子掉到了地上，雪白的下身让男孩发狂，酒吧里的音乐节奏强劲，“我们这是在做什么？”燕子双眼迷离，嘴里呼着酒气问我。“我

们这是在做梦……在做爱。”我说。

此时此刻，美英联军在海湾向巴格达发动了新一轮进攻，伊拉克人民在炮火中死伤无数，萨达姆政权摇摇欲坠。

“战争进展如何？”燕子双手吊在我脖子上问。

“惨无人道，每枚售价在120万美元以上的‘战斧’巡航导弹在巴格达上空鸟屎一样降落。”我说。我把燕子的杨柳细腰抱得更紧，就像用我那颗善良的心紧紧抱着可怜的伊拉克人民一样。

“他们那么有钱，还要去抢人家的石油和天然气……”燕子一边吻我一边说。

“这是一场CEO发动的战争。”我说。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没有不吃腥的猫。”燕子说。她吃吃发笑。

“什么？你是说布什吗？”我说。

“是，你也是。”燕子狠狠地说，她双腿腾空而起，紧紧夹着我的腰。

我背靠着墙，在燕子的进攻下差点跌倒。

“我和布什都是侵略者，都是爱吃腥的猫。”我在燕子耳边悄悄说。

这时有人敲门，“里面的人快一点行吗？”是一位小姐的声音。我和燕子赶紧停住。“我忍不住啦！”小姐着急了。

我们马上穿上裤子，一回头，我看到洗手间的门后贴了一张漫画，一只肥猫正扑向一条美丽的鱼，下边一行字：没有不吃腥的猫！

我理解这幅画的寓意——我们在洗手间里干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想，酒吧里的男人和女人都这样干，也未尝不可。

虽然世界各地反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潮，但美英联军一步步向巴格达挺进，布什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也就是说，猫要吃腥，这是它的本性，谁也没有办法。



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不难发现我与布什先生没有什么区别，伊拉克太诱人，发动一场战争有它的理由，而燕子这样漂亮的女人，我当然也忍不住想来一次。

我和燕子衣衫不整、缠缠绵绵地从洗手间里双双而出，把门口那位等着拉尿的小姐惊呆了，她鲜红的嘴唇张成了一个“O”形，这是怎么回事？男人女人已经这样了？



2

丁香玉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你以后不爱我了，你肯定会爱上另一个女人。”

记得我当时嘻皮笑脸地回答她，“如果我以后不爱你，那我就要爱上你的妹妹丁香莲。”

“不！你会爱上她——燕子！”丁香玉尖叫着，举起粉拳打我的胸膛，小嘴翘起，红嘟嘟的，甚是性感。“燕子看你的眼神不对劲，我总觉得你们有朝一日会勾搭上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年燕子看我的眼神好像确实暗含寓意，但我明白那决不是什么爱情。那个年纪，大家在一起相互躁动，你打他一拳，她踢你一脚，今天你抱她一下，明天她吻你一口，都是很平常的事。

我想丁香玉真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她居然能看清好几年之后的事，并且她的预感被我验证。只是这么多年我才和燕子勾搭上，效率也太低了点，照这样下去，世界上会有多少好姑娘闲置浪费。

丁香玉的妹妹丁香莲，开始的那几年，我还根本没把她当回事。记得第一次去她家时，我像一个文化汉奸一样跟在丁香玉的身后，在她的逼迫

下叫了老太太“妈妈”，叫了老头子“爸爸”，丁香莲从里屋跑出来，我却主动叫了声“小妹”。丁香玉当时就火了，你怎么见了我妹妹嘴巴这么甜这么快？是不是想使坏？弄得老太太老头子很难堪，用一种敌意的目光审视着我。我想两位老人可能给我下了结论——好像一条色狼！

那一年是大三，我正在潜心研读世界名著《金瓶梅》，在丁香玉家的客厅里，我马上想起了《金瓶梅》第二十一回：“姐夫垂涎娇小姨。”但丁香莲也太小了，她给我倒水时，我趁机观察了她的前胸，据我判断还刚刚发芽。

但几年的功夫，丁香莲就出落得楚楚动人，该翘起来的地方翘起来了，该凹下去的凹下去了。每次见我，总是像见到亲哥哥一样高兴。有一次我故意向她放电，她被电得面红耳赤，“姐夫哥，你没事吧？”我用手搔她的胳肢窝，她咯咯发笑，追得我满屋子乱跑，“你坏你坏，我要打死你。”

在三里屯路口拦了一辆的士，我一手扶着东倒西歪的燕子，一手打开车门。燕子把头插在我怀里，发出对生活的质疑，“胡春，你说这世道到底还有没有爱情？我的生活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说完，还不等我回答，燕子在我怀里就呼呼沉睡。车外是灯红酒绿的城市，流动的街景恍然如梦，天上的月亮斜斜挂在云层后，露出千古不变的那种美丽。而我们曾经坚守过的东西，在生活面前变得面目全非，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像一个谎言。

车过蓟门桥，拐向电影学院，快到大运村时，在国家计生委前面，燕子突然从我怀里抬起头，用一种忧怨的眼神看着我，像一只受伤的青蛙一样哇地一叫，我看到她的腮帮子向两边膨胀，嘴里黄色的液体向外冒，还不等我躲闪，这位大美人就非常慷慨地把今夜吃下的美食美酒，稀里哗啦地倒向我的怀里。顿时出租车里酒香四溢，把司机急得哇哇大叫。我怀里

热乎乎的一大堆，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受到如此礼遇，我想如果是雷锋叔叔也会不耐烦的。燕子如释重负地望着我，“不好意思，舒服多了。”可我不舒服了，但还是口是心非地说：“没事没事，不就是呕吐物吗？”燕子抓着我的手，在月亮的照耀下盯着我的眼睛说：“你真够朋友，胡春，你喜欢呕吐物吗？”“当然，我喜欢呕吐物，你的呕吐物我当然喜欢。”说完，我们在车里哈哈大笑。

那位司机老兄嚷嚷着，要把我们赶下车，“我的大爷，我的姑奶奶，你们下车得了，好不容易才拉上一趟生意，不要钱啦！算我今晚倒霉。”

可不要钱也不行，总不能把姑奶奶扔在半路上吧，燕子耍起了酒疯，“我要投诉！”她把人家的车弄脏了，还牛皮哄哄。



3

我扶着燕子就像扶着一枝风中的杨柳，我们一路往前，一直走到了天鸿科园大酒店，在酒店门前广场的喷泉旁，我把皮夹克脱下，然后再把我那没穿几天的梦特娇衬衫也脱下，上面已被燕子吐得乱七八糟，我把梦特娇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

坐在喷泉边的栏杆上，燕子嘴里喷着酒气，挽起袖子，用手掌捧起喷泉池里的凉水，她说：“让我帮你洗洗你的胸膛。”

喷泉很凉，我的胸膛发热。

月亮照着燕子，她像一个仙女那样温柔地洗我的胸膛。

我怀疑她是清醒的，但她又说着缠缠绵绵的酒话，“让我今晚死在这肮脏的胸膛上吧！”她搓着我的胸膛说，“洗干净一些，别让丁香玉那小骚货发现。”

“哎哟！能不能洗快一点？”我冻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一阵夜风吹来，我上下牙咯咯直打架。

燕子脱下她的外衣给我穿上，衣服上有一股淡淡的女人的气息。

我们勾肩搭背地走到大运村，大运村公寓静悄悄的，大学生们都已入

睡，那几百扇窗户后面都是他们沉睡的梦想。

在大运村里去年种下的草坪上，我和燕子搂抱着双双睡下，草坪柔软，如同大自然恩赐给我们的婚床，月光朦胧，如同床头性感的台灯。

“燕子，要是我们双双回到校园，你说我们会不会这样？”

“不会！”燕子说。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跟成功男人在一起。”

“可是……可是，你失败了，呆头鹅和你已经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了。”

月亮在云层里穿行，夜风吹拂着月光，我感觉燕子握着我的手，如一把电工钳子，她突然用劲，“咔嚓”一声，她难道要把我生命的电线剪断？

“喔哟！”在寂静的夜里，我忍不住发出一声尖叫。

“胡春，在大学那会儿你像个猴孙子似的连一日三餐都要剥削丁香玉的，叫我如何爱上你？现在时代变了，我老公变坏了……唔唔唔……”燕子哭诉起来，但她还死死抓着我那垂头丧气的阳物，我真担心她一动怒，会把它扯下来。

“对不起，燕子，你不要生气，我是觉得你被你老公玩了几年，太亏了，你不要执迷不悟。”

“哎呀！”燕子叹息一声，停止了哭诉，眼望夜空。我抱紧她，感觉她的身体在发抖。

又过了一会，她站起来，踢了我一脚，“好啦！起来吧，别在这里假模假式地做露水夫妻，我回去守我的空房，你回去抱你的丁香玉吧。”





我坚持要送燕子回家，“这么晚了，你知不知道全北京城的色狼都在黑暗中盯着你流口水？”

“得了吧，只要你不流口水。”

“像你这样的美女，这样的美少妇，谁见了谁都会流口水。”我挽着她的腰胡言乱语。

燕子的家在阜成门，感觉中好像离钓鱼台不远，出租车从海军总医院门前一闪而过，燕子对司机说，进入辅道，前边大门旁停车，“然后麻烦师傅您再把他拉走。”看来燕子的酒劲已经过去了，但脸上的泪痕还在，月光下她显得很清醒。我还想趁机去她家观察观察，看她家是贫是富，呆头鹅是不是真正把她打入冷宫。

呆头鹅系着一条猪舌头一样腥红的领带，就像一个小老板泡上了一个小蜜，他骑着一辆自行车，燕子坐在自行车后，一只手环抱住呆头鹅的肥腰，她羞涩的小脸贴在他的后背上，他们从校园林荫道上一阵风似的跑过，燕子长发飘飘，碎花连衣裙飞扬，引起女生们“啧啧啧”的回响。那是1988年夏天，燕子和呆头鹅处在荷尔蒙激剧增长的热恋期。